



1. 客串“隐士”人是自然之子。但是，城市里的人很难想起自己这个根本的来历。这毫不奇怪，既然所处的环境和所做的事情都离自然甚远。惟有置身在大自然之中，自然之子的心情才会油然而生。那么，到自然中去吧，面对山林和大海，你会越来越感到留在城市里的那一点名利多么渺小。当然，前提是你把心也带去。最好一个人去，带家眷亦可，但不要呼朋唤友，也不要开手机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经常客串一下“隐士”是聊胜于无的精神净化的方式。

2. 遵循自然的节奏春华秋实，万物都遵循自然的节奏，我们的祖先也是如此。但是，现代人却相反，总是急急忙忙怕耽误了什么，总是遗憾有许多事情来不及做。

其实，即使你从事的是精神的创造，何妨也悠然而行，让精神的果实依照自然的节奏成熟。事实上，一切伟大作品的诞生，都一定有这样一个孕育的过程。做一个心满意足的好孕妇，是精神创造者的最佳状态。

3. 当好自然之子是前提动物服从于自然，它对物质条件的需求，它与别的生命的竞争，都在自然需要的限度之内。人却不同，只有在人类之中，才有超出自然需要的贪婪和残酷。

如果说这是因为上天给了人超出动物的特殊能力，这个特殊能力岂不用错了地方，上天把人造就为万物之灵，岂不反而成了对人的惩罚？事情本不应如此。上天给人的特殊能力，人本

应主要用在精神领域，而在物质领域则满足于自然需要。倘若这样，人世间不知会减去多少纷争和罪恶。

由此可见，人的两个身分是密切相关的：当好自然之子是当好万物之灵的前提，生命越单纯，精神就越可能优秀。

4. 理性的坏作用人因为有理性而高于动物，但理性也有坏作用。动物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知道自己需要的程度和数量，人却未必，会在自己生命需要的问题上变得复杂而无知，被想象出来的虚假需要所支配。这是其一。

还有其二。动物的凶猛仅限于本能，只是为了生存，人残暴起来可不得了，会做出对于生存毫无必要的坏事，以酷行本身

5. 扰乱本性的两个东西我们的本性最经常地被两个东西扰乱和扭曲，一是利益的争夺，二是流行的观念。庄子对此早有警示，称前者为“丧己于物”，称后者为“失性于俗”。

6. 当好的自然之子

7. 佛罗伦萨街景

8. 胶东纪游

9. 冰心(1900-1999)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一代宗师，向有“文坛祖母”之称。在她生前，我曾两次拜见过她，三次聆听其教，并得到她的墨宝和赐稿，真是三生有幸！

那是1980年早春二月，我到北京为《中学时代》杂志组稿，第一次见到冰心。当时，冰心住在中央民族学院院内的和平楼208号——一座普通职工宿舍楼的二楼上。当我敲开了她家的大门时，适逢冰心和丈夫吴文藻教授都在家中。她听说我是外地来的，便热情地把我引进那间简朴的客厅中，同我亲切地交谈起来。我坐在套子已经破损的旧沙发上，仰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泰斗，心情异常激动。我面前的冰心，虽已八十高龄，但行动灵便，谈

吐机敏，一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显得睿智而又慈祥。对于我提出的如何办好少儿刊物的问题，她十分中肯地对我说：“办少儿刊物，眼睛不要老盯着‘名人’。‘名人’文债多，又一定熟悉少儿生活，写出的文章不一定篇篇都‘有名’。如果翻来覆去的老那么几个人，老那么几句话，也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刊物要办好，办得有生气，应当多找一些‘新人’写稿。如中学师生，他们有生活，有感受，写出来的文章就生动，有感染力……”这时我向她提出约稿的要求，她说她即将去日本访问，时间仓促，恐来不及了；再说她不愿用一些“老生常谈”来敷衍读者，等有机会再说吧。

这次虽未约到稿子，但她的谆谆教诲，对我们明确办刊方针，提高刊物质量，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。

事隔三年后的1983年4月，我又一次到北京组稿，再次拜见了冰心老人。这时，冰心仍住在原来的旧楼上。比起三年前来，她的身体衰老了许多。因在两年前患了脑血栓，右胳膊又不慎摔折，所以写字、走路都不那么灵便了。然而她的头脑仍很清醒，和蔼、慈祥的双目仍闪着睿智的光辉。她得知我是山东人，便兴致勃勃地谈起她曾生活了八年之久并视为“真

正的故乡”的烟台，以及她“灵魂上的故乡”山东。她对纯厚朴实的山东人很有好感，从山东充满深情。她说，倘不是年近多病，真想重游“灵魂上的故乡”山东，重温那甜美的童年之梦……

当我再次请她为《中学时代》写稿时，她欣然答应下来，并问了交稿时间，让我留下地址，说：“回头想想，有可写的，4月底前写好寄到济南。”告辞了冰心老人，已是下午四点多钟。她虽然行动不便，仍吃力地拄着拐杖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目送我出门，并让家里人出来送我……

回到济南后，我一直盼着冰心的稿子，同时又担心会有什么变化，因为她毕竟身体欠佳，又实在太忙、太累……没想

说到银杏，就先想起了儿时居住的据说曾是张爱玲外祖父家的宅子，院子非常大，花木绿地气韵开阔。秋木萧瑟之际，池塘边的银杏树脱颖而出，一夜间数幢楼的窗子被它的明亮穿透。银杏落叶的“扇”柄姿态各异，夹在课本里，久不褪色。

后来在中国银杏之乡泰兴插队，记忆里更多的是收获季节里弥漫的银杏果肉腐烂味。农民那时穷，不舍得享用门前三五株银杏的果实，我离开泰兴时，乡亲们赠我的只是块银杏木砧板。

南京城里不乏漂亮的银杏景观，离我最近的是东南大学面朝北极阁的一条人行道，往常我骑自行车经过，深秋时节我步行，萧萧落木以半透明的金黄在蓝

正的这个秋天，相遇一片银杏海

梁晴

天下飘洒，童话般不真实。然后我要说到今年深秋所受到的震撼——无与伦比的银杏海在邳州扑面而来，汪洋恣肆。

“出门无所见，满目银杏园。”这是指的一般意义上的古邳州，可是从高处俯瞰三十万亩的银杏森林，那已不是一般的感官体验。阳光下我眯缝双眼，设想每枚扇形叶片均发出细碎的金属声，那将是何等销魂的金色海啸！

银杏森林的黄，着色的应是水彩而不是油彩，只因这片森林还相当年轻。而真正堪用油画刮刀体现的，似惟有植于北魏

中的辩证关系，最重要的，学艺还要贯穿到学艺之外的修炼，丰富自己的学识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让自己的学艺不至于沦为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工匠。

先生高屋建瓴、比喻生动，如醍醐灌顶，令人茅塞顿开。

在一次江宁路社区的夜课上，我拿出几张书写的作业请先生批改。先生笑着讲，“依做律师的，工作忙，但字还是要多写写。”正当我忐忑不安时，先生又讲，“哎，不过字写得不好呀！”嘿，我当时感动得简直要泪崩了！以前的心理障碍、自卑感顿时消失了。

先生就是这样耐心、细致地带着我和其他师兄弟们。他会因人而异，正如他所说，执笔要有技法，但也要因人而异。有法无法，法外有法，又无定法。

做人再说做人。俗话说学艺先做人。其实，先生在授业的同时，更多的，是在言传身教地指导我们如何做人。因自己是先生的私人律师，故有更多的机会感受到，先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豁达的胸怀。我常常想，形容先生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一点不过。先生对社会上一些制假、售假的违法现象历来是深恶痛绝

这个秋天，相遇一片银杏海

梁晴

天下飘洒，童话般不真实。然后我要说到今年深秋所受到的震撼——无与伦比的银杏海在邳州扑面而来，汪洋恣肆。

“出门无所见，满目银杏园。”这是指的一般意义上的古邳州，可是从高处俯瞰三十万亩的银杏森林，那已不是一般的感官体验。阳光下我眯缝双眼，设想每枚扇形叶片均发出细碎的金属声，那将是何等销魂的金色海啸！

银杏森林的黄，着色的应是水彩而不是油彩，只因这片森林还相当年轻。而真正堪用油画刮刀体现的，似惟有植于北魏

中的辩证关系，最重要的，学艺还要贯穿到学艺之外的修炼，丰富自己的学识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让自己的学艺不至于沦为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工匠。

先生高屋建瓴、比喻生动，如醍醐灌顶，令人茅塞顿开。

在一次江宁路社区的夜课上，我拿出几张书写的作业请先生批改。先生笑着讲，“依做律师的，工作忙，但字还是要多写写。”正当我忐忑不安时，先生又讲，“哎，不过字写得不好呀！”嘿，我当时感动得简直要泪崩了！以前的心理障碍、自卑感顿时消失了。

先生就是这样耐心、细致地带着我和其他师兄弟们。他会因人而异，正如他所说，执笔要有技法，但也要因人而异。有法无法，法外有法，又无定法。

做人再说做人。俗话说学艺先做人。其实，先生在授业的同时，更多的，是在言传身教地指导我们如何做人。因自己是先生的私人律师，故有更多的机会感受到，先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豁达的胸怀。我常常想，形容先生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一点不过。先生对社会上一些制假、售假的违法现象历来是深恶痛绝

这个秋天，相遇一片银杏海

梁晴

天下飘洒，童话般不真实。然后我要说到今年深秋所受到的震撼——无与伦比的银杏海在邳州扑面而来，汪洋恣肆。

“出门无所见，满目银杏园。”这是指的一般意义上的古邳州，可是从高处俯瞰三十万亩的银杏森林，那已不是一般的感官体验。阳光下我眯缝双眼，设想每枚扇形叶片均发出细碎的金属声，那将是何等销魂的金色海啸！

银杏森林的黄，着色的应是水彩而不是油彩，只因这片森林还相当年轻。而真正堪用油画刮刀体现的，似惟有植于北魏

中的辩证关系，最重要的，学艺还要贯穿到学艺之外的修炼，丰富自己的学识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让自己的学艺不至于沦为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工匠。

先生高屋建瓴、比喻生动，如醍醐灌顶，令人茅塞顿开。

在一次江宁路社区的夜课上，我拿出几张书写的作业请先生批改。先生笑着讲，“依做律师的，工作忙，但字还是要多写写。”正当我忐忑不安时，先生又讲，“哎，不过字写得不好呀！”嘿，我当时感动得简直要泪崩了！以前的心理障碍、自卑感顿时消失了。

先生就是这样耐心、细致地带着我和其他师兄弟们。他会因人而异，正如他所说，执笔要有技法，但也要因人而异。有法无法，法外有法，又无定法。

学艺先做人，艺术中的黑与白

虞咏霖

是从欣赏的角度，还是从创作的角度，只有八个字，即“圆”、“健”；“平”、“奇”；“虚”、“实”；“风”、“神”。为了讲清楚这八个字之间的关系，先生形象地拿他喜爱看的女排比赛来比喻。

先生认为，球队队员的站立位置变化就是最好的章法，并从中领悟到这八个字的关系，那就是圆而健，平而奇，平中见奇，奇中见平，虚实结合，密中有疏，疏中有密，疏处可以走马，密处不容插针。

此外，先生还讲到齐白石在书写过程中用尺量距离的趣事，来说明虚实辩证关系。先生在谈到“风”和“神”时指出，一个真正杰出的艺术家，不单技巧是第一流的，而是要有第一流的观念，第一流的文学修养，第一流的高格调、高情操、高境界。先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作品会使人激动，会流泪，甚至在心中存在一辈子，关键是有“风”和“神”，即风韵与神采。“风神”与技艺的关系，先生比喻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。我明白先生的意思，那就是学艺是门硬功夫，需要下力气去练，然而学艺不只是力气活，需要懂得其

10. 学艺

这十年，当然首先是学艺，但遗憾的是，自己至今既未开花，又未结果。但我还是尽力了。开始时，我对自己学艺一点没信心，成人学艺，不如孩子。因为学艺需要从小打基础，需要练童子功，而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，显然已为时太晚，能煮成夹生饭已算有成绩了。但是，先生却很认真地告诉我，写字与年龄没有关系。但这并未很快消除我学艺的心理障碍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先生在鼓励我。

先生的教学，往往是深入浅出的，让人能听得懂。比如书法，他说，不论

11. 胶东纪游

何佩刚

12. 冰心(1900-1999)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一代宗师，向有“文坛祖母”之称。在她生前，我曾两次拜见过她，三次聆听其教，并得到她的墨宝和赐稿，真是三生有幸！

那是1980年早春二月，我到北京为《中学时代》杂志组稿，第一次见到冰心。当时，冰心住在中央民族学院院内的和平楼208号——一座普通职工宿舍楼的二楼上。当我敲开了她家的大门时，适逢冰心和丈夫吴文藻教授都在家中。她听说我是外地来的，便热情地把我引进那间简朴的客厅中，同我亲切地交谈起来。我坐在套子已经破损的旧沙发上，仰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泰斗，心情异常激动。我面前的冰心，虽已八十高龄，但行动灵便，谈

吐机敏，一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显得睿智而又慈祥。对于我提出的如何办好少儿刊物的问题，她十分中肯地对我说：“办少儿刊物，眼睛不要老盯着‘名人’。‘名人’文债多，又一定熟悉少儿生活，写出的文章不一定篇篇都‘有名’。如果翻来覆去的老那么几个人，老那么几句话，也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刊物要办好，办得有生气，应当多找一些‘新人’写稿。如中学师生，他们有生活，有感受，写出来的文章就生动，有感染力……”这时我向她提出约稿的要求，她说她即将去日本访问，时间仓促，恐来不及了；再说她不愿用一些“老生常谈”来敷衍读者，等有机会再说吧。

这次虽未约到稿子，但她的谆谆教诲，对我们明确办刊方针，提高刊物质量，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。

事隔三年后的1983年4月，我又一次到北京组稿，再次拜见了冰心老人。这时，冰心仍住在原来的旧楼上。比起三年前来，她的身体衰老了许多。因在两年前患了脑血栓，右胳膊又不慎摔折，所以写字、走路都不那么灵便了。然而她的头脑仍很清醒，和蔼、慈祥的双目仍闪着睿智的光辉。她得知我是山东人，便兴致勃勃地谈起她曾生活了八年之久并视为“真

正的故乡”的烟台，以及她“灵魂上的故乡”山东。她对纯厚朴实的山东人很有好感，从山东充满深情。她说，倘不是年近多病，真想重游“灵魂上的故乡”山东，重温那甜美的童年之梦……

当我再次请她为《中学时代》写稿时，她欣然答应下来，并问了交稿时间，让我留下地址，说：“回头想想，有可写的，4月底前写好寄到济南。”告辞了冰心老人，已是下午四点多钟。她虽然行动不便，仍吃力地拄着拐杖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目送我出门，并让家里人出来送我……

回到济南后，我一直盼着冰心的稿子，同时又担心会有什么变化，因为她毕竟身体欠佳，又实在太忙、太累……没想

说到银杏，就先想起了儿时居住的据说曾是张爱玲外祖父家的宅子，院子非常大，花木绿地气韵开阔。秋木萧瑟之际，池塘边的银杏树脱颖而出，一夜间数幢楼的窗子被它的明亮穿透。银杏落叶的“扇”柄姿态各异，夹在课本里，久不褪色。

后来在中国银杏之乡泰兴插队，记忆里更多的是收获季节里弥漫的银杏果肉腐烂味。农民那时穷，不舍得享用门前三五株银杏的果实，我离开泰兴时，乡亲们赠我的只是块银杏木砧板。

南京城里不乏漂亮的银杏景观，离我最近的是东南大学面朝北极阁的一条人行道，往常我骑自行车经过，深秋时节我步行，萧萧落木以半透明的金黄在蓝

正的这个秋天，相遇一片银杏海

梁晴

天下飘洒，童话般不真实。然后我要说到今年深秋所受到的震撼——无与伦比的银杏海在邳州扑面而来，汪洋恣肆。

中的辩证关系，最重要的，学艺还要贯穿到学艺之外的修炼，丰富自己的学识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让自己的学艺不至于沦为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工匠。

先生高屋建瓴、比喻生动，如醍醐灌顶，令人茅塞顿开。

在一次江宁路社区的夜课上，我拿出几张书写的作业请先生批改。先生笑着讲，“依做律师的，工作忙，但字还是要多写写。”正当我忐忑不安时，先生又讲，“哎，不过字写得不好呀！”嘿，我当时感动得简直要泪崩了！以前的心理障碍、自卑感顿时消失了。

先生就是这样耐心、细致地带着我和其他师兄弟们。他会因人而异，正如他所说，执笔要有技法，但也要因人而异。有法无法，法外有法，又无定法。

做人再说做人。俗话说学艺先做人。其实，先生在授业的同时，更多的，是在言传身教地指导我们如何做人。因自己是先生的私人律师，故有更多的机会感受到，先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豁达的胸怀。我常常想，形容先生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一点不过。先生对社会上一些制假、售假的违法现象历来是深恶痛绝

这个秋天，相遇一片银杏海

梁晴

天下飘洒，童话般不真实。然后我要说到今年深秋所受到的震撼——无与伦比的银杏海在邳州扑面而来，汪洋恣肆。

“出门无所见，满目银杏园。”这是指的一般意义上的古邳州，可是从高处俯瞰三十万亩的银杏森林，那已不是一般的感官体验。阳光下我眯缝双眼，设想每枚扇形叶片均发出细碎的金属声，那将是何等销魂的金色海啸！

银杏森林的黄，着色的应是水彩而不是油彩，只因这片森林还相当年轻。而真正堪用油画刮刀体现的，似惟有植于北魏

中的辩证关系，最重要的，学艺还要贯穿到学艺之外的修炼，丰富自己的学识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让自己的学艺不至于沦为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工匠。

先生高屋建瓴、比喻生动，如醍醐灌顶，令人茅塞顿开。

在一次江宁路社区的夜课上，我拿出几张书写的作业请先生批改。先生笑着讲，“依做律师的，工作忙，但字还是要多写写。”正当我忐忑不安时，先生又讲，“哎，不过字写得不好呀！”嘿，我当时感动得简直要泪崩了！以前的心理障碍、自卑感顿时消失了。

先生就是这样耐心、细致地带着我和其他师兄弟们。他会因人而异，正如他所说，执笔要有技法，但也要因人而异。有法无法，法外有法，又无定法。

做人再说做人。俗话说学艺先做人。其实，先生在授业的同时，更多的，是在言传身教地指导我们如何做人。因自己是先生的私人律师，故有更多的机会感受到，先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豁达的胸怀。我常常想，形容先生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一点不过。先生对社会上一些制假、售假的违法现象历来是深恶痛绝

这个秋天，相遇一片银杏海

梁晴

天下飘洒，童话般不真实。然后我要说到今年深秋所受到的震撼——无与伦比的银杏海在邳州扑面而来，汪洋恣肆。

“出门无所见，满目银杏园。”这是指的一般意义上的古邳州，可是从高处俯瞰三十万亩的银杏森林，那已不是一般的感官体验。阳光下我眯缝双眼，设想每枚扇形叶片均发出细碎的金属声，那将是何等销魂的金色海啸！

银杏森林的黄，着色的应是水彩而不是油彩，只因这片森林还相当年轻。而真正堪用油画刮刀体现的，似惟有植于北魏

中的辩证关系，最重要的，学艺还要贯穿到学艺之外的修炼，丰富自己的学识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让自己的学艺不至于沦为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工匠。

先生高屋建瓴、比喻生动，如醍醐灌顶，令人茅塞顿开。

在一次江宁路社区的夜课上，我拿出几张书写的作业请先生批改。先生笑着讲，“依做律师的，工作忙，但字还是要多写写。”正当我忐忑不安时，先生又讲，“哎，不过字写得不好呀！”嘿，我当时感动得简直要泪崩了！以前的心理障碍、自卑感顿时消失了。

先生就是这样耐心、细致地带着我和其他师兄弟们。他会因人而异，正如他所说，执笔要有技法，但也要因人而异。有法无法，法外有法，又无定法。

学艺先做人，艺术中的黑与白

虞咏霖

是从欣赏的角度，还是从创作的角度，只有八个字，即“圆”、“健”；“平”、“奇”；“虚”、“实”；“风”、“神”。为了讲清楚这八个字之间的关系，先生形象地拿他喜爱看的女排比赛来比喻。

先生认为，球队队员的站立位置变化就是最好的章法，并从中领悟到这八个字的关系，那就是圆而健，平而奇，平中见奇，奇中见平，虚实结合，密中有疏，疏中有密，疏处可以走马，密处不容插针。

此外，先生还讲到齐白石在书写过程中用尺量距离的趣事，来说明虚实辩证关系。先生在谈到“风”和“神”时指出，一个真正杰出的艺术家，不单技巧是第一流的，而是要有第一流的观念，第一流的文学修养，第一流的高格调、高情操、高境界。先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作品会使人激动，会流泪，甚至在心中存在一辈子，关键是有“风”和“神”，即风韵与神采。“风神”与技艺的关系，先生比喻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。我明白先生的意思，那就是学艺是门硬功夫，需要下力气去练，然而学艺不只是力气活，需要懂得其

10. 学艺

这十年，当然首先是学艺，但遗憾的是，自己至今既未开花，又未结果。但我还是尽力了。开始时，我对自己学艺一点没信心，成人学艺，不如孩子。因为学艺需要从小打基础，需要练童子功，而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，显然已为时太晚，能煮成夹生饭已算有成绩了。但是，先生却很认真地告诉我，写字与年龄没有关系。但这并未很快消除我学艺的心理障碍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先生在鼓励我。

先生的教学，往往是深入浅出的，让人能听得懂。比如书法，他说，不论

11. 胶东纪游

何佩刚

12. 冰心(1900-1999)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一代宗师，向有“文坛祖母”之称。在她生前，我曾两次拜见过她，三次聆听其教，并得到她的墨宝和赐稿，真是三生有幸！

那是1980年早春二月，我到北京为《中学时代》杂志组稿，第一次见到冰心。当时，冰心住在中央民族学院院内的和平楼208号——一座普通职工宿舍楼的二楼上。当我敲开了她家的大门时，适逢冰心和丈夫吴文藻教授都在家中。她听说我是外地来的，便热情地把我引进那间简朴的客厅中，同我亲切地交谈起来。我坐在套子已经破损的旧沙发上，仰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泰斗，心情异常激动。我面前的冰心，虽已八十高龄，但行动灵便，谈

吐机敏，一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显得睿智而又慈祥。对于我提出的如何办好少儿刊物的问题，她十分中肯地对我说：“办少儿刊物，眼睛不要老盯着‘名人’。‘名人’文债多，又一定熟悉少儿生活，写出的文章不一定篇篇都‘有名’。如果翻来覆去的老那么几个人，老那么几句话，也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刊物要办好，办得有生气，应当多找一些‘新人’写稿。如中学师生，他们有生活，有感受，写出来的文章就生动，有感染力……”这时我向她提出约稿的要求，她说她即将去日本访问，时间仓促，恐来不及了；再说她不愿用一些“老生常谈”来敷衍读者，等有机会再说吧。

这次虽未约到稿子，但她的谆谆教诲，对我们明确办刊方针，提高刊物质量，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。

事隔三年后的1983年4月，我又一次到北京组稿，再次拜见了冰心老人。这时，冰心仍住在原来的旧楼上。比起三年前来，她的身体衰老了许多。因在两年前患了脑血栓，右胳膊又不慎摔折，所以写字、走路都不那么灵便了。然而她的头脑仍很清醒，和蔼、慈祥的双目仍闪着睿智的光辉。她得知我是山东人，便兴致勃勃地谈起她曾生活了八年之久并视为“真

正的故乡”的烟台，以及她“灵魂上的故乡”山东。她对纯厚朴实的山东人很有好感，从山东充满深情。她说，倘不是年近多病，真想重游“灵魂上的故乡”山东，重温那甜美的童年之梦……

当我再次请她为《中学时代》写稿时，她欣然答应下来，并问了交稿时间，让我留下地址，说：“回头想想，有可写的，4月底前写好寄到济南。”告辞了冰心老人，已是下午四点多钟。她虽然行动不便，仍吃力地拄着拐杖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目送我出门，并让家里人出来送我……

回到济南后，我一直盼着冰心的稿子，同时又担心会有什么变化，因为她毕竟身体欠佳，又实在太忙、太累……没想

说到银杏，就先想起了儿时居住的据说曾是张爱玲外祖父家的宅子，院子非常大，花木绿地气韵开阔。秋木萧瑟之际，池塘边的银杏树脱颖而出，一夜间数幢楼的窗子被它的明亮穿透。银杏落叶的“扇”柄姿态各异，夹在课本里，久不褪色。

后来在中国银杏之乡泰兴插队，记忆里更多的是收获季节里弥漫的银杏果肉腐烂味。农民那时穷，不舍得享用门前三五株银杏的果实，我离开泰兴时，乡亲们赠我的只是块银杏木砧板。

南京城里不乏漂亮的银杏景观，离我最近的是东南大学面朝北极阁的一条人行道，往常我骑自行车经过，深秋时节我步行，萧萧落木以半透明的金黄在蓝

正的这个秋天，相遇一片银杏海

梁晴

天下飘洒，童话般不真实。然后我要说到今年深秋所受到的震撼——无与伦比的银杏海在邳州扑面而来，汪洋恣肆。

中的辩证关系，最重要的，学艺还要贯穿到学艺之外的修炼，丰富自己的学识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让自己的学艺不至于沦为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工匠。

先生高屋建瓴、比喻生动，如醍醐灌顶，令人茅塞顿开。

在一次江宁路社区的夜课上，我拿出几张书写的作业请先生批改。先生笑着讲，“依做律师的，工作忙，但字还是要多写写。”正当我忐忑不安时，先生又讲，“哎，不过字写得不好呀！”嘿，我当时感动得简直要泪崩了！以前的心理障碍、自卑感顿时消失了。

先生就是这样耐心、细致地带着我和其他师兄弟们。他会因人而异，正如他所说，执笔要有技法，但也要因人而异。有法无法，法外有法，又无定法。

做人再说做人。俗话说学艺先做人。其实，先生在授业的同时，更多的，是在言传身教地指导我们如何做人。因自己是先生的私人律师，故有更多的机会感受到，先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豁达的胸怀。我常常想，形容先生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一点不过。先生对社会上一些制假、售假的违法现象历来是深恶痛绝

这个秋天，相遇一片银杏海

梁晴

天下飘洒，童话般不真实。然后我要说到今年深秋所受到的震撼——无与伦比的银杏海在邳州扑面而来，汪洋恣肆。

“出门无所见，满目银杏园。”这是指的一般意义上的古邳州，可是从高处俯瞰三十万亩的银杏森林，那已不是一般的感官体验。阳光下我眯缝双眼，设想每枚扇形叶片均发出细碎的金属声，那将是何等销魂的金色海啸！

银杏森林的黄，着色的应是水彩而不是油彩，只因这片森林还相当年轻。而真正堪用油画刮刀体现的，似惟有植于北魏

中的辩证关系，最重要的，学艺还要贯穿到学艺之外的修炼，丰富自己的学识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让自己的学艺不至于沦为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工匠。

先生高屋建瓴、比喻生动，如醍醐灌顶，令人茅塞顿开。

在一次江宁路社区的夜课上，我拿出几张书写的作业请先生批改。先生笑着讲，“依做律师的，工作忙，但字还是要多写写。”正当我忐忑不安时，先生又讲，“哎，不过字写得不好呀！”嘿，我当时感动得简直要泪崩了！以前的心理障碍、自卑感顿时消失了。

先生就是这样耐心、细致地带着我和其他师兄弟们。他会因人而异，正如他所说，执笔要有技法，但也要因人而异。有法无法，法外有法，又无定法。

做人再说做人。俗话说学艺先做人。其实，先生在授业的同时，更多的，是在言传身教地指导我们如何做人。因自己是先生的私人律师，故有更多的机会感受到，先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豁达的胸怀。我常常想，形容先生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一点不过。先生对社会上一些制假、售假的违法现象历来是深恶痛绝

这个秋天，相遇一片银杏海

梁晴

天下飘洒，童话般不真实。然后我要说到今年深秋所受到的震撼——无与伦比的银杏海在邳州扑面而来，汪洋恣肆。

“出门无所见，满目银杏园。”这是指的一般意义上的古邳州，可是从高处俯瞰三十万亩的银杏森林，那已不是一般的感官体验。阳光下我眯缝双眼，设想每枚扇形叶片均发出细碎的金属声，那将是何等销魂的金色海啸！

银杏森林的黄，着色的应是水彩而不是油彩，只因这片森林还相当年轻。而真正堪用油画刮刀体现的，似惟有植于北魏

中的辩证关系，最重要的，学艺还要贯穿到学艺之外的修炼，丰富自己的学识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让自己的学艺不至于沦为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工匠。

先生高屋建瓴、比喻生动，如醍醐灌顶，令人茅塞顿开。

在一次江宁路社区的夜课上，我拿出几张书写的作业请先生批改。先生笑着讲，“依做律师的，工作忙，但字还是要多写写。”正当我忐忑不安时，先生又讲，“哎，不过字写得不好呀！”嘿，我当时感动得简直要泪崩了！以前的心理障碍、自卑感顿时消失了。

先生就是这样耐心、细致地带着我和其他师兄弟们。他会因人而异，正如他所说，执笔要有技法，但也要因人而异。有法无法，法外有法，又无定法。